



## 市场经济中的计划

——对日本经济计划的再探讨

### 一、问题的提起

本文的副标题是“对日本经济计划的再探讨”，顾名思义，此前，对这个问题已经有过探讨。此前的探讨，至少解决或者说有助于解决如下一些重大的认识问题：（1）计划不是社会主义的“专利”，资本主义国家也有；（2）计划与市场不是相互排斥、势不两立的东西。在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存在着经济计划，这个事实本身说明：计划与市场可以“和平共处”，可以结合；（3）计划与市场在实践上的结合早已走在了理论探讨的前面，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如日本、法国、原西德等）在计划与市场结合的实践上，已经走在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面。因此，探讨和总结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中计划与市场是如何结合的、怎样“共处”的，或许可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本文的探讨，正是以已有的探讨为基础和出发点的。

笔者感到，就日本的经济计划而言，尚有不少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一）知其然，还需知其所以然。对于资本主义国家中也存在经济计划这个问题，可以说我们已知其然。但是，尚不明确地知道其所以然。本文的目的之一便是探究其所以然，即以日本为例，探讨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国家中，为什么会有经济计划。这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揭示现代市场经济所共有的内部构造，对我国在以市场经济为取向改革经济体制中，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提供借鉴和参考。

（二）知其部分，还需知其全体以及全体内部各个部分间的关系。以往，我国有些学者对日本经济计划的探讨，多停留在宏观层次上，往往把日本经济计划的内容理解为日本经济企划厅主持编制的中长期计划。这样，便有许多问题无法解释。

一个常识性的问题是：日本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财政金融政策的操作，主要依据的是国内有效需求、就业水平、国际收支状况、物价动态等等。至于经济计划中提出的目标，不仅不作为发动宏观经济政策的依据，甚至连参考系数都算不上。日本学者的研究表明：即使是政府的各个部门，也未必忠实地按照经济企划厅搞的中长期计划办事。（注1）那么，经济企划厅搞的中长期经济计划还有什么用？

另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日本经济的主体是民间企业，企业对自身的生产、销售等经营活动，拥有充分的自主权。政府制定的经济计划，对民间企业并无实质上的约束力。就单个企业来看，它们基本上不是按照政府制定的经济计划运营。然而，对日本经济有所了解的人都会感到：日本经济的运行相当有计划，这是为什么？

要回答这些问题，不仅需要了解日本经济企划厅制定的长期计划，还需要了解日本政府制定的其他类型的经济计划；不仅需要了解政府部门制定的计划，还需要了解政府以外的各种计划形态，并探讨各类计划之间的关系，对各类计划的作用进行客观的评价。

（三）知其表面，还需知其实质。笔者在从事日本经济研究中发现：在日本，字面上冠以“计划”之称的东西，有的并不一定是计划。例如，通产省产业政策局每年编发的《主要产业设备投资计划》，实际上是在了解企业设备投资计划的基础上搞的设备投资动向调查，而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说的计划。相反，有些不称作计划的东西，却有着极为严格的计划性。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财政预算。日本政府的一切收支，都必须列入预算，而且不允许超预算开支。财政预算所具有的计划性，远远超过有些称作“计划”的东西，甚至比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划还要严格。因此，研究日本的经济计划，不仅要看那些字面上称作“计划”的计划，还要看那些不叫做“计划”，但实际上却带有较强计划性的东西；不仅要看写在纸上的计划，还要看其实际经济运营所具有

的计划性。

## 二、计划在日本经济中生成与发展的概况

### （一）历史回顾

#### 1、“计划”一词在日本官方文献中的出现

据有关文献记载，日本自1919年公布《道路法》（旧法）起，就开始有计划地修建道路（注2）。

另据记载，早在1920年，日本的官方经济文献中就开始使用计划一词。在《大正9年度岁入岁出总预算》中，就列有“都市计划委员会费”的开支项目（注3）。由此可见，在那时，日本政府中就已出现了“都市计划委员会”这样的计划机构或组织。如果由此算起，日本政府运用计划的方法，大约已有70年左右的历史。

#### 2、计划的方法被用于为侵略和掠夺殖民地服务

战前，作为左右日本军政大权的陆军参谋本部就曾明确提出：要以有计划地振兴产业为策，以便在有事之时，能够做到重要资源的自给（注4）。1937年5月提出的“重要产业五年计划”，正是基于这种需要制定的。在1936~1937年间，日本还先后制定了《1937年度以后5年间帝国岁入岁出计划》、《在“满州”扩建军需产业计划》、《帝国军需工业扩充计划》、《“满州”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等等。

1937年9月以后，日本转入战时统制经济时期。日本政府对社会再生产实行了全面的统制，而实行经济统制的重要方法之一便是计划。在物资的生产和分配方面，有“物资动员计划”和“扩充生产能力计划”；在资金方面有“资金分配计划”；在动员劳动力方面有“国民动员计划”。为保障经济计划的有效性，日本政府还将包括土地、房价、工资在内的全部物价予以冻结。可以说，在战时的统制经济时期，主要物资的生产、供应、销售以及人力、财力和物价等，几乎全部由政府的计划所控制。

### （二）日本经济计划的现状

经过战后初期（1945~1955年）的改革，日本由统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一方面，日本放弃了经济统制，而另一方面，经济计划却以更加多样化的形式在各个层次上表现出来。

#### 1、中央政府的综合性经济计划

（1）中长期计划。由中央政府制定的综合性中长期经济计划主要有两大类：一是经济企划厅主持编制的涉及整个国民经济的计划；二是有关国土开发的长期计划。关于这两类经济计划，我国学者已有较多的介绍与研究，此处不再赘述。

（2）年度计划。由中央政府搞的综合性年度经济计划，最主要的有两种：一种是经济企划厅每年末搞的“经济预测与经济运营的基本态度”，它的基本内容是：对计划年度内经济发展可能呈现的状况作出预测，提出日本经济所面临的（或需注意的）政策课题，表明该年度内政府运营经济的基本态度；另一种是大藏省编制的年度财政预算，其基本内容是从财务上对政府的全部收支活动作出预算。如前所述，财政预算虽然未冠以“计划”的名称，但却是实实在在的且极为具体的计划。不管是无偿性的财政收支，还是有偿的金融性收支，无论是皇室的消费性开支，还是国营企事业单位的经营性收支，凡是数额在1000日元以上的收支项目，都必须列入预算，而且不允许超预算开支。日本政府没有预算外收支，即使是内阁总理乃至天皇，也无权在预算之外安排支出。可以说，日本政府的行为，具有极强的计划性，最能体现这种计划性的便是财政预算。

#### 2、产业、行业和专项事业计划

##### （1）产业和行业计划

根据已经公开发表的资料，在1946~1978年的32年间，日本制定和公布的各种产业和行业计划有近百项，而且，这里还未包括那些不称作“计划”、但实际上具有计划性质的规划、大纲、方案、构想、方针等。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有关产业和行业的计划，虽然大部分是由政府主管部门制定的，但也有一些是由行业组织制定和发布的。就是说，在战后的日本，运用计划手段的已不仅仅限于政府，民间行业组织等也在运用这一手段。

##### （2）专项事业计划

日本的专项事业计划，大多数是政府和国营企事业单位以特定的事业内容为对象制定的。例如：在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空港整建计划”、“道路整建五年计划”、“港湾整建计划”等；在生活环境建设方面，有“上下水道整建计划”、“都市整建计划”、“住宅建设计划”、“废弃物处理计划”等……。可以说，制定计划已成为政府从事各种专项事业的一般性（或常用）方法。

### 3、地区发展计划

在日本，以局部空间为对象制定开发计划、重建计划等，在70年代中期就已经相当普及。据日本自治省调查，截至1975年5月1日，在全国3256个市町村中，已经制定出长期计划的有2427个，占市町村总额的75%（注5）。

实际上，日本的地区性计划，多得几乎有些滥。日本经济学家的研究结果表明：仅中央政府认可的地区计划，其规模合计，要比日本国土总面积多出好几倍。（注6）。

### 4、企业运营计划

从战后日本的情况来看，企业层次上的计划，已不仅仅限于企业内部，而是出现了走出企业的趋向。这突出表现在：（1）“预测生产方式”的普及。（2）“订货生产方式”的逐渐推广。在“预测生产方式”下，难免由于“不测”因素而“失策”，采用“订货生产方式”，则可以避免这类问题。（3）向“即时供货”和“库存为零”发展。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和现代化通信手段的普及，工商企业的购、产、销方式逐渐向即时进货、即时供货、产品预定、服务预约的方向发展。就连夫妻店、鲜花店等也都普遍装备了传真机，利用电话和电传等手段同顾客和供货方保持联系。顾客购货，随要随送；商店货物，随销随进；这些又要求作为生产者和最终供货者的生产厂家做到随要随供。企业对所需的零部件、辅料、配料等，同样也要求随用随供。不少企业进入了“库存为零”的时代。

不难想象，实行“订货生产”、“即时供货”、“库存为零”，不仅需要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具有高度的契约观念，信守合同，而且需要信息网络和交通网络的畅通，同时，任何一个企业生产的计划性，都要以其他企业的计划生产为条件。这需要多么严密的组织与计划性！现代化社会大生产，就如同无数个相互咬合着运转的齿轮。不管它在文字上是否称作“计划”，但谁都不能否认其中所包含的“计划”性。

## 三、市场经济中为什么会生长出计划

须指出的是，日本的计划并非作为一块异物被人为地揉进（或结合进）经济之中，而是在市场经济内部自然地生长出来的。那么，在日本的市场经济体制内部，为什么会生长出计划？其原因恐怕是多方面的。

### （一）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

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系统的运动过程，而系统的运动本身要求协调地进行，特别是以工业化为代表的社会化大生产，对社会机体的协调运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机体的协调往往以计划、协议等形式来体现。生产力越是发展，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高，越是要求有计划地进行。应该说，有计划地发展，是社会化大生产本身的内在要求，它不以采取何种经济制度为转移。虽然说，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为实行计划所开辟的道路、所提供的环境和条件大不相同，但是，有没有计划，却与实行的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必然的联系。当今世界，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也都在运用计划手段。在社会化大生产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完全没有计划或排斥计划的国家，实际上是不多见的。

### （二）经济危机的教训

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化大生产对有计划发展的内在要求，是通过反复的经济危机来表达的。经济危机以其破坏性的作用，强制社会生产的发展保持某种程度的协调。1825年，英国爆发了第一次全面性的经济危机。此后，类似的事情也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出现，并且每隔一段时间就反复一次。作为后起资本主义国家的日本，同样摆脱不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纠缠。据藤野正三郎著《日本的景气循环》一书提供的资料，从明治维新（1868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78年时间里，日本就已发生过11次经济波动（或危机）。

仅就经济领域而言，在日本这个国家里，可以说几乎没有出现过什么重大的理论创见，但是这个民族却有一个值得称道的特点，即善于总结实践中发生的经验与教训，追求经济上的合理性。这一特点有助于使日本较早地寻找到计划这一手段。善于总结每次经济危机的教训，会使越来越多的经济界人士领悟到计划的必要性，从而使计划方法渗透到经营活动之中。

###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启示

如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那么，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传播则比在我国早近半个世纪。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问世，1868年便被介绍到了日本（注7），以至后来在日本形成了颇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如今，日本的60多岁以上的经济学家，有相当多的人都曾吮吸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乳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深刻剖析，自然会给日本经济学者以启发。尽管他们未能从根本上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但是却不妨碍他们在现存的社会经济制度下，将马克思对新的、更合理的生产方式的某些提示（诸如按劳分配、有计划发展等），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经济思想，作为处理现实社会经济矛盾的“技术手段”，运用到日本经济之中。战后初期，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中的著名学者——有泽广巳教授提出的“倾斜生产方式”，其实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运用。

#### （四）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

1917年，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1929年，苏联公布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据日本经济史专家原朗教授介绍，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一公布，日本就有一批经济界人士对之进行了非常细致的研究。8年后，日本便搞出了一个“重要产业五年计划”。日本研究苏联有计划地运营经济的结果，在统制经济时期得到了充分的运用。

从地缘政治或地缘经济的角度看，南北走向的日本列岛，在战后的冷战格局中，恰恰处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之间。两种社会制度、两种发展模式、两种经济思想的“花粉”，都飘落到了日本列岛上。战后初期，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通过有计划地发展所取得的经济成就，的确令日本羡慕。对急于要在经济上重新崛起、且又善于博采众长的日本来说，社会主义国家使它看到了一种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新的发展模式，日本也一直在观察和研究社会主义国家，从中汲取对它有用的东西。在冷战气氛笼罩全球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却于1961年8月15日在东京举办了苏联样板城市展示会。在两大阵营剑拔弩张、相互对峙的环境中，却不意形成了日本这一典型的混合经济体制的“结果”。生物遗传学上“远亲杂交、后代优良”的定律，不期而被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所验证。

#### （五）市场缺陷的存在

而今，在原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转向发展市场经济的时候，日本的各种年度性计划（如财政投融资计划、地方财政计划、地方债计划等）的编制仍照旧进行，各种中长期计划也照出不误。例如，1990年6月28日，日本新公布了《公共投资基本计划》；1991年11月29日，日本内阁通过了《第六个整建空港五年计划》；1992年6月30日，内阁会议通过了《生活大国五年计划》。这些情况表明，经济计划在日本广泛而长期地存在，有其内在的根据和客观需要，而绝不单纯是模仿社会主义国家的产物。

如果说，社会化大生产需要有计划地发展是一种不易为一般人感知的“内在需求”，那么，各种层次的市场缺陷则是大量地、确实实地摆在人们的面前。大到立法、司法，小到残疾儿童就学、公共厕所的建设和清扫等，都无法指望在市场机制中得到满意的解决。市场经济与生俱来的这些缺陷，为经济计划的存在和发挥作用提供了空间和客观需要。从某种意义上说，市场经济中的计划，恰恰是由于市场的缺陷所致。

#### （六）赶超战略的需要

日本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也是一个争强好胜的国家。为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早在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就提出了“富国强兵”的国策。在此后的100多年时间里，日本经济一直处于赶超过程之中。要实现赶超，就不能等待商品经济与市场的自然成长。无论战前还是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都表现出了较强的政府引导色彩。由于政府的引导以及政府活动本身具有较强的目的性和指向性，即使有些政策措施不称作“计划”，也具有较强的计划色彩。

#### （七）不以意识形态论取舍

经济活动往往比政治生活显得更超脱、更多彩，经济活动本身常常不问“主义”。主要政治不强制经济，不意识形态化地去搞经济，凡是优化投入产出比的方法，都会被吸纳到经济活动中去。

战后，日本的发展目标很明确，即以发展经济作为至上目标。凡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方法，都被它学习和采用。不管是土生的，还是舶来的，不论是资本主义美国的QC，还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两参一改三结合”，都被运用到了日本的经济活动之中。广泛地利用计划手段，推行经济的计划化，便是一个最明显的例证。

日本在发展经济上较少受意识形态的束缚，比较重视研究实践中产生的问题，重视经济活动本身的需要和经济合理性。它并没有因为经济计划被挂上了社会主义的标签而将其拒之门外。不以意识形态论取舍，是日本存在经济计划的又一个原因。

所谓日本经济计划的特征，在这里仅仅是与社会主义国家（主要是我国）传统的经济计划比较而言。本节的探讨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 （一）计划机构

在我国，计划机构是一个上下纵横的庞大体系，上至中央，下至县乡和企业，无论在哪一级，主管计划的机关都是实权显赫的部门。在这点上，日本与我国截然不同。

日本的经济计划，并不体现为庞大而系统化的计划机构。作为中央政府专职计划机构的经济企划厅，只是总理府下设的一个厅，全部定员只有505人（注8）。经济企划厅并不直接从事经济运营，也不逐级设立对口机构。有些地方政府中虽然设有计划或企划部门，它们也只是服务于当地政府首脑，而不是经济企划厅的下设机构。在日本内阁下属的12个省中，甚至是在那些握有运营经济实权的省中，没有设立一个专职的计划厅或局，只是在一些厅或局的下面设有计划课或统计企划课。以通产省为例，在其现有的8个直属局、共计76个课中，没有一个专职的计划课或统计企划课，其历史上废了又建、建了又废的计划（或企划）课，总共不过6个。然而，在1946~1978年日本公布的近百项有关产业的计划中，绝大部分出自通产省。这说明，通产省的计划行为，在相当大程度上是融于各项日常工作之中的。一个国家的产业或经济发展有无计划，同有无系统化的专职计划机构并不是一回事。

### （二）计划的编制

在我国，计划的编制工作，基本上是各级计划部门的事情。由于经济计划直接决定着利益的分配与再分配，各部门、各地区在编制计划时，又都不免带着本部门、本地区的利益与要求。因此，计划的编制过程，越来越多地带有同级之间的攀比、上下级之间讨价还价的味。这些工作基本上是在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外界很难了解内中详情。

同我国相比，日本经济计划的编制则比较开放，而较少神秘色彩。参与计划的编制和讨论的一般包括三方面的代表：一是政府官厅代表；二是产业界或有利害关系的代表；三是学识丰富的专家学者。

日本许多经济计划的编制，很有些象我国搞社会科学的机构对待研究课题，在一个大的课题下又分成若干个小课题，分头进行调查和研究。例如，日本在编制《新经济社会发展计划》时，曾设立了22个分科会和研究委员会。编制计划的过程，实际上是调查研究的过程。

### （三）计划的地位

在我国传统的经济体制下，计划占有统制性的地位，计划即是命令。但是在具体的经济工作中，则往往是一个长官一个令。经济计划和经济政策不具有法律地位，它们的连续性缺乏起码的法律保证。

日本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国家。从总体上看，计划附随于市场。但是就许多具体的经济计划来看，却有明确的法律地位，甚至是必须履行的法律程序。例如，“土地改良长期计划”写进了《土地改良法》的第一章；“过疏地区振兴计划”是《振兴过疏地区特别措施法》第二章的内容；“森林计划”是《森林法》第二章的内容……。有些法律则直接以计划的名称命名，例如《国土综合利用计划法》、《都市计划法》、《住宅建设计划法》等。

### （四）计划的性质

日本的计划是市场经济中的计划。这是它与改革前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划最根本的区别之一。

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曾说过：日本的经济计划是理性的计划，而苏联的经济计划则是非理性的，它如同军事命令，只问结果，不问代价。我国过去的计划体制，是仿照苏联的模式建立的，因而也难免带有非理性的方面。其主要表现是：（1）完成计划成为经营活动的直接目的，而不问需求如何。整个经济运营所呈现出的状态是：经济围着计划转，跟着计划走。计划本身却往往由于受政治气候以及长官意志等的影响，带有相当大的盲目性和脱离实际的虚构成份。（2）重视产出的物品量，不大计较投入产出比。由此带来的影响贻害至今。经济效益低的局面迟迟得不到根本的转变便是一个例证。

日本的经济计划，以遵从市场规则和经济合理性为暗含的前提。这并不是由于日本人或其政策当局如何明智，而是现实的经济机制使然。无论是政府制定的经济计划（包括各种投资计划、采购计划），还是民间企业（或行业）制定的经营计划，都只能以现实的市场行市为基础，否则它们的计划便毫无用处。因此，日本的经济计划只能是围着经济转，跟着市场变。尽管日本的经济计划都规定一定的目标，但却不强制经济必须服从计划、必须实现这些目标；尽管每个计划都规定一定的期限，但却不固执地坚持原定的计划期限。可以说，日本制定计划，但并不“死守”计划（财政预算另当别论）。有许多经济计划实际上是不了了之，并且很少听说日本因此而追究某方面的责任。做事认真的日本人对待这件事似乎并不认真。以至有的日本学者认为：日本的经济计划不过是装饰品，摆摆样子而已。从这种情况中也可以看出：（1）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

下，计划的作用实际上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作为经济主体的民间企业并不负有执行计划的义务，政府也无权强制民间企业服从计划。（2）日本的经济计划一般是追随市场型的非强制性的计划。这也正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计划不同于社会主义国家以往的经济计划的特征之一。

## 结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分析日本经济计划的形成、发展以及它所具有的性质与特征等，可以发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又不是人为设计或“缔造”的，而是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中自然形成的。

### （一）计划：生于市场、融于市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是计划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的和逻辑的起点。市场本身的缺陷产生着对计划的客观需要，为计划提供了生存空间。从日本的情况来看，计划产生后，并不是作为万能的手段取代市场，或凌驾于市场之上，而只是作为市场机制的补充，融于市场之中。任何一项计划的制定，都只能以现实的市场状况为基础和出发点，然后再回到市场中，以合乎市场经济规则的方式发挥作用。我们知道，企业是构成市场的分子或细胞，企业的行为又是有意向、有计划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计划手段同市场主体是融于一体的。

### （二）市场：修正和淘汰计划

在1955~1991年的36年间，日本共制定过12个中长期经济计划，计划的平均期限将近6年。然而实际上，往往是一个计划还没到期，就被新的计划所取代，中长期经济计划的平均有效期仅为3年多一点。从表面上看，导致中长期经济计划提前告废的直接原因是内阁的更迭，其实，那些不直接受内阁更迭影响的计划也常有提前告废或不了了之的情况。究其原因，自然很多，但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在于：计划本身已经过时，已经不切合实际的经济状况。实际的经济的发展，基本上受市场支配的。如果说新计划是对旧计划的修正或淘汰，那么迫使修正或淘汰计划的力量最终来源于市场，即使是作为市场主体或细胞的企业，它们的生产或经营计划，也要根据市场发展变化情况，不断进行修正，或者制定新的计划取代过时的计划。日本的经济运营，不是以计划为出发点、跟着计划走，而是以市场为出发点，跟着市场走、随着市场变。

### （三）计划：影响着市场

计划对市场部的影响，因其本身的性质、种类、普及程度而异。例如，单个企业的经营计划所能影响的市场面，比产业和行业计划要小。但是，经营计划作为企业界普遍采取的重要行为方式，它是市场经济不可分割的要素，它影响乃至部分决定着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

就企业经营计划以外的各种经济计划而言，它们对市场的影响，一般是通过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方式而起作用。市场主体的行为之所以能够被计划所影响，其主要原因在于：（1）计划之对于市场（包括各种意义上的局部市场）风云的变幻，具有类似天气预报的功能。“天气预报”不是任何单个企业都能搞的，但却是每个企业都不能不关心的。（2）计划的制定，一般都吸收拥有左右市场力量的各相关方面的代表参加。因此，计划的制定过程，同时也是使拥有左右市场力量的各主要方面达成妥协、就有关经济问题达成共识的过程。这种共识会影响乃至改变企业对某些经济问题的认识，并由此而影响企业的行为方式。（3）政府虽然不以指令性指标作为推行计划的方式，但是计划中所表述的政策意向，对作为市场主体的民间企业具有一定的诱导作用，并进而影响着市场的运作状态。

### （四）市场：各类经济计划的连接场

日本各类经济计划，相互间的联系很薄弱。无论是各个企业的经营计划，还是行业计划或地方搞的开发计划，有许多都是单独制定，并不以（至少不直接以）经济企划厅或其他方面制定的计划为依据。即使是中央政府各部门搞的计划，也未必都是以内阁会议通过的中长期计划和经济企划厅搞的年度计划为依据。所谓“大藏省和通产省等不买经济企划厅的账”，便与这种情况有关。由此可以看出，日本的经济计划本身又透着“无政府”的气味。

但是，日本各类经济计划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都以弥补某方面的市场缺陷或不足为目标，以把握市场或经济动向为出发点来制定和修改计划，并力图把计划运用到市场经济的运营之中。由此而形成的状况是：各类经济计划在市场中间见面，通过市场而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也可以说，市场是各类经济计划的连接场。

### （五）计划的体系性源于市场是一个有机整体

如前所述，日本的经济计划多种多样，上有中央政府制定的全国性计划，下有各个企业的生产或营销计划，在这两个层次的计划之间，还有许许多多的行业性、地区性和专项事业计划。日本的经济计划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体系。然而这种体系性，又不是人为缔造或由制度加以规定的，而是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

的。市场或市场的缺陷，具有多样性和多层次性，有意识地弥补这些缺陷的需要，形成了多样化和多层次的经济计划。可以说，各种经济计划所呈现出的体系性，恰恰是由于市场本身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

#### （六）计划的连续性，在于市场运行与发展的连续性

在战后的日本，尽管每届新内阁上台，都要抛出一个标志本届内阁政策意向的经济计划，尽管各届内阁首脑对经济问题的看法不同，因而运营经济的态度也不完全相同，但是，此前的诸多研究结果表明，日本的各个中长期计划，有着内在的连续性（注9），各种专项事业计划的连续性则更强。其之所以能够如此，归根结底在于市场运行和发展本身的连续性。

当然，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只要不是人为地加以阻断，市场的发展过程都有其连续性。市场的连续性并不必然表现为经济计划或经济政策的连续性。日本的经济计划能够保持一种内在的连续性，其原因还在于：

（1）如前所述，日本的计划系建立在较为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基础之上，在为编制计划而进行调查的过程中，能够做到不回避问题，不粉饰统计，从而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经济发展的趋势与要求。（2）再就计划本身来看，它的首要任务是提出日本经济所面临的课题，而经济所面临的课题，是一定时期或一定发展阶段上市场缺陷的反映与表现。计划能够客观地反映经济所面临的主要课题，便可以使市场运行及其发展的连续性，体现为经济计划的连续性。

注：

- 1、[日]小宫隆太郎著：《现代日本经济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5年版，第300~301页。
- 2、[日]道路行政研究会编：《道路行政》，全国道路利用者会议1984年版，第317页。
- 3、[日]大藏省印刷局出版：《大正9年度岁入岁出预算》，内务省参照书，第28页。
- 4、[日]竹内宏著：《昭和和经济史》，筑摩书房1988年版，第48页。
- 5、[日]池田清、长谷部谦著：《地方公共团体的预算编制》，行政股份公司1980年版，第27页。
- 6、[日]小宫隆太郎著：《现代日本经济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5年版，第307页。
- 7、[日]长幸男、住谷一彦著：《近代日本经济思想史》（1）有斐阁1969年版，日本经济思想史年表部分。
- 8、[日]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编发：《（平成2年版）行政机构图》，1990年11月发行，第40页。
- 9、[日]余曷雕著：《日本经济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34~235页；白成琦著：《日本经济控制论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4~35页。